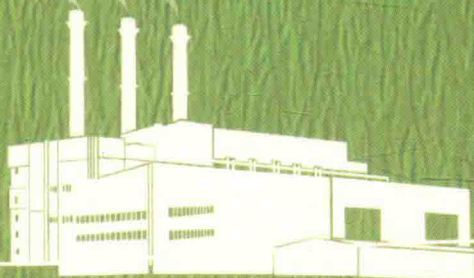


全民微阅读系列

请听清风倾诉

何君华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全民微阅读系列

请听清风倾诉

何君华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听清风倾诉/何君华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9

(全民微阅读系列)

ISBN 978-7-5493-5878-6

I. ①请… II. ①何…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5530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92590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5878-6
定 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7-102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礼拜二午睡时刻 /001
- 梦的河岸 /004
- 白象似的群山 /007
-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010
- 双梦记 /012
- 一桩被预言应验的死人事件 /014
- 桥边的老人 /017
- 局外人 /020
- 时间之战 /022
- 母亲 /024
- 父亲的眼泪 /027
- 一枝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 /030
- 蓝宝石般的眼睛 /033
- 鸟 /036
- 请听清风倾诉 /038
-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040
- 还有一件事 /044
- 百年孤独 /046
- 一个人的遭遇 /050



目 录

变形记 /052

逃离 /054

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 /057

希仁花 /059

另一个人 /062

头羊 /065

审判 /068

恶时辰 /071

无书时代 /074

猎人笔记 /077

孤独 /080

人类群星闪耀时 /082

傻瓜金佩尔 /085

复仇记 /087

弥留之际 /090

未见过大海的人 /092

规矩 /094

成人礼 /097

地震的那天 /100

一件小事 /102

重讲一遍的故事 /105

保鲜 /108

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 /112

一个真实的故事 /114

世上的光 /117

莫雷尔的发明 /119

八月的星期天 /122

一件还不错的小事 /124

哑巴的诞生 /127

茅台漂流记 /130

干净明亮的地方 /133

送你一匹马 /137

与大师约会 /140

艾神何首乌 /142

孤独者 /145

惘然记 /147

群山之巅 /150

礼拜二饮酒时刻 /153

心锁	/156
八月骄阳	/158
杀人回忆	/161
小公务员之死	/164
直到时间尽头	/166
一步之遥	/169
光阴的故事	/171
寒冬夜行人	/174
莫尔根的敖包	/176
箭的使用方法	/179
双鱼	/182
非我莫属	/184
水币时代	/186
朋友圈	/189
将军	/192



礼拜二午睡时刻

嘴唇就要裂开的时候，背包客突然发现牧民阿拉坦乌拉家的毡房没有上锁。

水壶里早已经没有一滴水，要不是渴得实在难以忍受，背包客是不会有失礼貌地闯进牧民阿拉坦乌拉家的。背包客一推开门就发现炉子上有一壶还冒着热气的奶茶，他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他就把茶壶拎了起来，像刚跑了一千里戈壁的老马一样一口气把奶茶喝了个精光。

背包客在桌上放下二十块钱，又觉得不妥，还是觉得应该等主人回来。

这一等就是一天。

阿拉坦乌拉带着他的羊群跑到遥远的乌日更草场去了，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慢悠悠地回了家。

背包客听见屋外的动静，连忙起身走了出来。背包客抱歉地说：“老大爷，实在对不起，我见你家没有锁门，冒昧闯了进来，请你原谅。”

阿拉坦乌拉并不理会背包客的解释，自顾自把羊群赶进羊圈。

背包客以为主人生气了，只能像一棵秋天的马连草一样局促地站在那里。

等安顿好羊群，主人终于说话了：“什么是锁？”

背包客这才发现，主人的门上根本没有锁。

主人的话让背包客彻底震惊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类已经走到二十一世纪，竟然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锁。背包客试图给主人解释一番什么是锁，但是他马上陷入了困境，他发现给一个没见过锁的人解释什么是锁无异于给一个没见过马的人解释什么是套马一样困难。他只能勉强解释说，锁是一种工具，把它安装在门上别人就进不来，只有用钥匙才能把它打开。一把锁只有一把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

主人马上摇了摇头：“那怎么行？那肯定不行。”

背包客说：“那怎么不行？那样的话别人就进不来了呀。”

“那怎么能行呢？那路过的牧民们口渴了就没有水喝了呀。万一碰到风雪天，上哪里找马奶酒暖身子去？累了上哪里休息？”主人不解地问背包客。

原来，主人房门大开就是为了方便像背包客这样的口渴者进来“偷”水喝呀。

背包客无言以对，更加无地自容。

“我们早晨从东边出发出去放牧，到了晚上则从西边回来，中间要走很远的路，不饿不渴不疲乏是不可能的，铁打的汉子也不可能。”阿拉坦乌拉比画着说。

“为什么不从同一个方向回来呢？”背包客不解地问。

“成吉思汗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天内两次践踏同一片草场。长生天赐给我们辽阔的草原，是赐福给我们，不是用来糟践的。”

主人生起了火，问背包客：“年轻人，在这里住一晚吧？”

“好。谢谢！”背包客兴奋地说，又补了一句，“打搅了。”

吃晚饭的时候，背包客还是不甘心——阿拉坦乌拉老人怎么能没见过锁呢，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于是问道：“你们这里



所有的牧民都不上锁吗？就不怕东西被偷？”

“为什么要偷呢？每一个哈丹巴特尔草原的蒙古人都有手有脚啊。”主人不解地反问。

“可是你不怕别人进来把你的东西吃光喝光？”

“我也会吃光别人的呀。我今天跑了趟乌日更草场，就在那里饱餐了一顿。”主人哈哈大笑。看起来，他对今天的伙食很满意。

躺在阿拉坦乌拉老人家暖和的床上，背包客失眠了。背包客万万没想到草原上的牧民们竟然不知锁为何物，用阿拉坦乌拉老人的话说——门只是用来抵御风寒而不是用来防贼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天早上告别阿拉坦乌拉老人，背包客又不甘心地走了几户牧民家，结果真的像老人说的那样，每一户都是家门洞开！

背包客彻底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很快，背包客写的游记《哈丹巴特尔草原上的奇迹》就发表在了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旅游月刊《旅游者》上。一时间，更多的驴友像蜜蜂一样涌向了哈丹巴特尔草原。

背包客再次来到哈丹巴特尔草原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这回他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场面——家家户户都上了锁！

他迫不及待地找到阿拉坦乌拉家，想弄明白这一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阿拉坦乌拉老人家里竟然也上了锁——一只油绿的梅花挂锁在阳光下分外刺眼。

“刚开始是朝克图家的茶壶丢了。很快，哈斯额尔敦家传了三代的雕花马鞍也丢了，”中午时分骑马归来的阿拉坦乌拉老人无奈地说，“我的皮靴也丢了，马镫也丢了。”

“家家户户都上了锁。这不,我只好骑马走这么远的路回家吃饭。”老人不高兴地说。

此刻正是哈丹巴特尔草原上的礼拜二午睡时刻,背包客没有一丝困倦,但是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口干舌燥。他有一股想打人的冲动,但是终于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孤独地站在那里,像一个永恒的忏悔者。

梦的河岸

雨声渐大的时候,爷爷怀揣一把斧头钻进了竹林。

这不是爷爷第一次剁竹子,但冒这么大的雨还是第一次。

要不趁这一场大水把竹子卖掉,今年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卖了。想到这里,爷爷就把胳膊抡得更圆,斧头也扬得更高了。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地从他的额头上冒出来,他的脸上已经分不出哪里是汗水,哪里是雨水。

雨来得实在有些急,要不也用不着这么急火火地来剁竹子啊。

等到所有比碗口粗的竹子都被伐倒之后,爷爷站在山岗上喊来了我百无一用的父亲。很快,他们便抄起柴刀开始砍竹枝。竹子我是砍不动的,但我以为竹枝应该不成问题。我捡起父亲丢在地上的柴刀(他刚砍了半袋烟的工夫就累得瘫坐在地上),学爷爷的样子一手捉住竹枝一手抡起柴刀——我还是高估了我的能力——竹枝稳稳当当地长在竹子上,没有丝毫要脱落的意思。



我懊恼地踢了一脚竹子，气咻咻地把柴刀丢还给父亲。父亲只得重新站起来，加入劳动的行列。

很快，所有被伐倒的竹子都褪去了竹枝，光溜溜地躺在瘦了一半的竹林里。

没有任何休息，爷爷和父亲便开始把竹子一棵棵地往黑水河南岸扛。我捡起地上的几支竹枝，试图证明我也能帮上一些忙，但爷爷很快就制止了我：“那是不用搬的，等天晴晒干了，捆回去做柴烧。”

我只好两手空空地跟在爷爷后面。那个上午，我戴着大得夸张的斗笠跟在爷爷屁股后头，一趟趟地往返于竹林和黑水河南岸之间。

用我奶奶的话说，我简直就是我爷爷不离身的影子。我对奶奶的话坚信不疑。

等所有的竹子都扛到了河边，爷爷便开始拿绳子捆它们。爷爷让父亲紧紧捉住竹子，然后用绳子一匝匝地捆紧了它们。很快，一只大竹筏便在爷爷手下做成了。

爷爷要赶在天黑之前到黄龙乡把竹子卖掉。

爷爷撑起竹篙，像老虎一样跳上竹筏。我叫嚷着要和爷爷同去，父亲不容置疑地喝止了我。

要不是这样一场大雨，黑水河肯定载不起这样一捆竹子，何况身宽如牛的爷爷还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面。我替爷爷捏了把汗。

雨还没有停的意思。河水越来越黄，河岸越来越低。很快，爷爷便像游水的青鱼一样消失在我踮起脚也看不见的黑水河尽头。

有人站在对岸大声逗我：“细箩，你爷被黑水河吞了。”

我板起脸回敬道：“你爷才被黑水河吞了。”

“才笊大个东西就学会骂人!”对岸的人自讨没趣,只好粗声粗气地骂回来。

我再不理他。

我爷爷是黑水河的河神,怎么会被黑水河吞掉呢?想也不用想。

我曾不止一次听过爷爷在黑水河的传奇。最有名的,莫过于爷爷在河里徒手捉起过一条一百三十一斤的大青鱼。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黑水河暴发百年一遇的大水,所有人都冲到河里下网捕鱼。突然,爷爷下的网被狠狠蹬了一下,爷爷意识到肯定网住了个“大家伙”,立即拎起网来。爷爷一眼便看见了一条硕大无比的鱼尾巴。还来不及反应,爷爷便被鱼拖进了黑水河里。接下来,令岸上所有人都瞪大双眼的一幕发生了。但见我爷爷捉着青鱼的两鳍(有人说是两腮)骑在青鱼背上在黑水河里游上游下,激起的水花高过人头——我爷爷在黑水河里开起了摩托艇,这是多年后我在一部香港影碟里看到的场景,我一下就想起了当年我年轻气盛的爷爷,我确信我爷爷当年跟影碟里的人一样酷劲十足。

有人数了数,爷爷骑在青鱼身上足足游了二十三圈。最后,筋疲力尽的爷爷终于把青鱼甩上了岸。爷爷像刚耙完十亩田一样大口喘着粗气,青鱼则僵死在岸上一动不动——原来,爷爷搞掉了它的腮。何铺街上卖肉的朱屠户当即拿来秤,两个人架起扁担一秤,整整一百三十一斤!

这是迄今为止黑水河最大的一条鱼。人们都说我爷爷捉起了黑水河的鱼精。我爷爷是连鱼精都捉起过的人,怎么会被黑水河吞掉呢?

可是,还是被对岸那个家伙的说中了。我爷爷从此再也没有

回来。父亲和他的叔伯兄弟沿着黑水河寻了一个月，连爷爷的影子也没有寻到。

嚼舌头的开始把爷爷多年前捉住大青鱼的事情搬出来，说鱼精阴魂不散，回来把我爷爷捉去了。我才不信他们的鬼话。我相信爷爷只是找个地方躲了起来，总有一天还会回来。

直到有一天，奶奶突然说爷爷托梦给她，告诉她他在一条河岸上。人们问她是哪一条岸。她说既不像是黑水河北岸，也不像是南岸，因为岸上既没有成片的麦林，也没有成片的稻林，只能说是第三条岸。

奶奶还说那条岸上有一片花的海洋。

所有人都以为奶奶疯了。只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大人们不肯相信一条河会有第三条岸，就像他们从来都不肯相信一只山羊也会唱歌一样。

我讨厌这帮傲慢无理的大人，并且下决心不再搭理他们。我发誓等我长大，我就会像一条鱼一样游过去看我的爷爷。我爷爷一定就在那条开满鲜花的河岸上欢快地望着我，就像望着他不离身的影子一样。

白象似的群山

往常这个时候站在桂花树底下等邮递员的人是母亲，但今天是我。

老师说，如果下个星期我还没有字典的话，就不要去学校了。

班上每个同学都有了一本棕色封皮的《新华字典》，除了我。现在，我比母亲更需要一张汇款单。

每个月初，父亲都会从遥远的浙江寄一张汇款单回来。母亲的化肥、爷爷的中药和我的学费都要指望这张小小的汇款单。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邮递员都会骑着自行车从镇上赶来，交给我们来自远方的信件、报刊和包裹，当然还有绿色的汇款单。

我们偶尔也会到镇上去，但并不总是有这样的机会。每逢收到汇款单，通常都是母亲带着身份证独自到镇上唯一的邮局去取现金，但有时她也会带上我和弟弟。如果她愿意带上我和弟弟，就说明我们又要到照相馆去照相了。我和弟弟就会高兴得像大同水库里的鲤鱼一样蹦起来，兴高采烈地跟在母亲后面跳个不停。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上午去照相，中午要在镇上吃一顿大餐。吃大餐——这正是我和弟弟欢喜不已的原因。我们终于又能吃到久违的油条和炸饼了——我当时以为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这世上不可能再有更好吃的东西了。我和弟弟总是舍不得一口气吃完，往往要拿在手里带回家去，在小伙伴面前骄傲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们的照片总是洗两张，一张放在家里的相框中，一张要随信寄给远在浙江的父亲。母亲说：“你们一天一个样，哎，这都半年了，你爸也不知道你俩又长高了多少。”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用早就写好的信纸把照片包起来，还一定要亲眼盯着营业员糊好封口贴上邮票才放心。

今天就是星期五，邮递员叔叔一定会来的。我站在桂花树底下焦急地等待着，时不时地踢起树底下的小石子。实在等不及了，我还跑去清溟桥头看过两次。

清溟桥头是镇上到村里唯一的路口，邮递员叔叔每次就是从



这里摁着车铃到我家门口的。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我跑到了这里,也依然没有看到邮递员的半点踪影。我只好沮丧地往回走,母亲抱着一捆柴火过来对我说:“天都这么黑了,今天邮递员大概是不会来了吧。再说,今天才是月底,你爸要到月初才会汇款回来呀。”

我不理会母亲的话,仍是痴痴地站在桂花树底下等。母亲没有办法,抱着柴火进屋了。

天越来越黑,月亮也升了起来。我一抬头,一片雪花蓦地飘落到我身上。我这才发现,根本不是月亮升了起来,而是下起了大雪。大雪纷纷扬扬,很快就将漆黑的乡村染成了白色。我心想,突然下起这么大的雪,邮递员叔叔肯定不会来了。我不得不懊恼地往家里走去。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一阵翠鸟般的悦耳铃声传进了我的耳朵,邮递员叔叔来了!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自行车铃声了。我迈开步子跑向蜿蜒逶迤的乡村公路,群山像白象一样涌向我的眼前。果然,一辆雪白的自行车像白鸽一样向我飞来。是的,那就是邮递员叔叔的自行车。他正冒雪向我骑来。不,与其说是骑,不如说是踩着滑雪板向我飞来。他的身上已经落满雪花,一如去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堆的那个巨大的雪人。他骑到我跟前,不停地解释:“隔壁几个村子信件多,又下了雪,所以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小弟弟,有你家的汇款单……”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二十年弹指一挥,我依然记得那个遥远的冬日傍晚,记得那个在树荫下躁动地踢着石头子的少年,记得那白象似的群山,群山下的乡村公路上,那个雪人般的邮递员叔叔骑在自行车上像白鸽一样飞……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离家还有七八里路的时候,中巴车还是抛锚了。像一个突发心肌梗死的老人,趴在寂静的山村公路上再也不肯动弹。

乘客早就质疑这破车不行,哐当哐当地,路上肯定要出问题。司机叼着烟说:“坐不坐?不坐拉倒,哪儿那么多废话?”乘客们一个一个都上去了,徐刚也跟着上去了。因为除了这辆破车,镇上实在看不到任何一辆车的影子。

果不其然,车坏了。司机又叼起一支烟,冲车里仅剩的四个乘客喊道:“都走吧,车动不了了。”

徐刚只得拎着行李疲倦地走下车。漫天飞舞的大雪依然在跳跃,大地早已经被染成了白色,白茫茫一片分外耀眼。

村庄霍地胖了一圈。

已经是除夕夜的十点钟了,当然不会再有任何一辆车来。徐刚只能拎着行李往家的方向走。

这次过年徐刚本来是不打算回来的。徐刚在电话里对娘说:“娘,我过年不回来了,工地不放假。”

娘说:“儿,回来吧。”

隔了一天徐刚又给娘打电话:“娘,火车票不好买。我去了车站一趟,没买着。”

娘说:“儿,回来吧。”

娘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徐刚只好决定回来。